

# 草原上的赞歌与长调

——读哈森翻译的丹·聂穆苏荣诗作

□吉狄马加(彝族)



如果从1921年的蒙古人民革命胜利算起,蒙古国的现代诗歌传统也已走过百年历程。蒙古民族自古就被誉为是诗与歌的民族,想那辽阔的草原上、苍茫的天穹下,忧伤的长调、奔驰的骏马,以及自称蒙古人的族群,每天都在诗意的大地上生活。诗歌早已融进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了他们身体、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蒙古国上空最闪耀的那几颗星,就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诗人群体。

蒙古族的诗歌基因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诗意遍布他们的生活,无论是春夏秋冬、白天黑夜,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歌唱祖国、赞美家乡,为自己生是蒙古人而骄傲自豪。丹·聂穆苏荣是蒙古国优秀诗人当中的一员,他为祖国放声高唱,在他的长调里饱含着对家乡诚挚的爱和祝福。

丹·聂穆苏荣于1947年出生于蒙古国的

达日刚嘎,是蒙古国文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火”和“伤感”流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坚持诗歌的美学升华,以诗歌抵达圆满,抵达真善美,抵达思想和自我觉悟的道路。他的诗歌充满了质朴和生活细节,比如《书架旁》:

青草之诗,与酒同醒,化作天空  
乡野自然中奔跑的诸多羚羊来了又去了  
在点烟的刹那之间,炉火中的面包烤好了  
车辙上的冰凌融化滴落如珠帘

昏暗的夜色中有人行走如犬

不知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  
快快跑去把这柳条棍儿递给他,我的孩子  
兴许是深受我尊敬的涅兹南斯基先生,  
让他照亮前路吧

好一幅“风雪夜归人”的图景,画面感扑面而来。一个善良、谦逊的老者形象鲜活、生动地呈现出来,让人感受到人间的真情和美

好。再比如《月蚀之夜》:  
月蚀之夜不可写诗  
远处的山上黄羊如风  
不可写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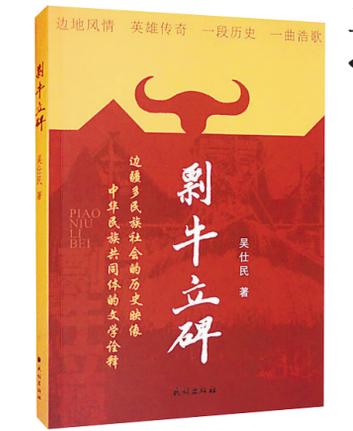
如此漆黑的夜晚不可写诗  
唯恐碰撞山石,磕坏了山羊犄角  
不可写诗  
这般的暗夜不可缝制袍子  
唯恐缝针扎伤你的手指  
不可写诗

这样的创作手法和观念跟西方的现代派风格非常相近。蒙古国的现代诗歌是在蒙古民间口头诗歌传统和佛教训喻诗歌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后来经过几十年、几代诗人的不断努力,才慢慢步入“正轨”,除了继承和发扬口头和训喻诗歌传统之外,诗歌的题材和书写内容也更加丰富和辽阔,真正进

# 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生动记录

——评吴仕民长篇小说《剽牛立碑》

□吴道毅(苗族)



《剽牛立碑》,吴仕民著,民族出版社,2022年9月

近年来,吴仕民笔耕不辍,连续为读者奉献了《铁网铜钩》《御容重器》等多部长篇小说佳作。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剽牛立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普洱市“民族团结誓词碑”为枢纽,讲述革命历史斗争的传奇,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的佳话。小说民族地域色彩浓郁,故事新颖别致,情节悲壮激越(如“沧西之战”“军民”洒血护碑”等),既写出了我国西南边陲各民族告别旧中国与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衷心愿,又写出了他们为实现民族团结与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作出的卓越努力。

《剽牛立碑》带领读者走进70年前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重温少数民族政策的春风化雨与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副政委、独立团长张钧

山,率部进入属于哀牢山区的云南普洱少数民族地区,攻下沧西县城,解放滇西。驻守此地的沧西县长兼团长张忠义,带着残兵败将越过边境,逃入缅甸境内,凭着直升机、美式武器等伺机卷土重来。在国共双方交锋过程中,张忠义妄图阻挡革命潮流,但最终归于彻底失败。张钧山带领杜云良等解放军得力干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周密的军事斗争策略——诸如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深入石门寨、龙竹寨少数民族村寨调研,对少数民族头人进行耐心、细致的民族政策宣传,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免费给他们送种子、送农具等,帮助他们搞生产与克服困难,促成石门寨与龙竹寨“和解”。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张忠义的阴谋诡计,而且让各族人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家谋独立、富强,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与幸福的政党。正因为如此,以石门寨佤族部落头人达勤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坚持以剽牛、立碑与盟誓等古老而独特的少数民族方式,表达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团结进步的美好而强烈的心愿,表达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与各民族一家亲的政治信念。

《剽牛立碑》刻画了一批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各族人物形象。如张钧山的沉着、指挥若定与勇挑工作重担,杜云良的机智与为护碑救人壮烈牺牲,达勤的憨直、豪放、莽撞、知错就改与忠勇爱国,岩邦的善良、虚心、身怀绝技与英勇护碑、鲁娜的活泼、开朗、浪漫、

刚烈与豪爽善饮,力宝的英勇不屈与视死如归,李甲柱的聪明灵活等。作品渲染了云南各民族的奇异风情,如哈尼梯田、哈尼族古乐器巴乌、彝族服饰查尔瓦、傣族弩弓、拉祜族男女头上的“魂毛”等,都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剽牛立碑》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书写。在呈现普洱地区各民族风情的同时,真实描绘出这些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落后的生活风貌,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实现各民族翻身解放的历史进步意义。石门寨及龙竹寨等佤族部落、村寨,就是很好的例子。石门寨有200多户人家,总人口上千。高大而结实的寨门、门上悬挂的硕大牛头骨,尤其是寨子里的雌雄木鼓,以及吃烂饭、过新米节、魔巴(巫师)念咒祭鬼等,代表着佤族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历史文化。但佤族村寨在历史演进中的生产、经济水平,以及文化、教育与社会制度等,都处在较为落后的状态,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风气。领导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教育少数民族抛弃旧的落后习俗,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正是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意义所在。

《剽牛立碑》写到组织少数民族首领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内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展示出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殷切关

怀。在实施这一措施上,张钧山周密筹划,卓有成效。他先组织观礼团,继而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派人护送他们从普洱到昆明。观礼团从头到尾护送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系列活动,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不仅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广泛接触到现代文明、现代知识等新生事物,也意识到本民族、本地区存在的差距,切身感受到党的亲切关怀与新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受到生动而直观的党的民族政策等教育,思想、情感上产生巨大变化。《剽牛立碑》传递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仕民在小说中告诉读者,无论是佤族、拉祜族或其他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还是西南边陲留下的孔明庙,抑或是西南各民族的抗英与抗日战争等,自古以来都展示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佤族司岗里神话认为,佤族、拉祜族、傣族、汉族都是从同一个司岗(崖洞)中出来的。拉祜族与其他一些民族,还保留着葫芦生人的神话。孔明庙及公明山等还保留着三国时期诸葛亮治理这片地区留下的遗址,传承着诸葛亮教当地少数民族立柱悬空建房以防瘴气与湿气等美好传说,这些神话与传说折射着我国各民族间的相通相融。1934年,佤族等民族在班班抗英,抗日战争时期傣族等民族用弩弓、长刀、土铳抗日,都表明了各民族一致御外、保家卫国的神圣家国情怀。

(作者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

怀。在实施这一措施上,张钧山周密筹划,卓有成效。他先组织观礼团,继而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派人护送他们从普洱到昆明。观礼团从头到尾护送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系列活动,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不仅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广泛接触到现代文明、现代知识等新生事物,也意识到本民族、本地区存在的差距,切身感受到党的亲切关怀与新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受到生动而直观的党的民族政策等教育,思想、情感上产生巨大变化。《剽牛立碑》传递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仕民在小说中告诉读者,无论是佤族、拉祜族或其他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还是西南边陲留下的孔明庙,抑或是西南各民族的抗英与抗日战争等,自古以来都展示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佤族司岗里神话认为,佤族、拉祜族、傣族、汉族都是从同一个司岗(崖洞)中出来的。拉祜族与其他一些民族,还保留着葫芦生人的神话。孔明庙及公明山等还保留着三国时期诸葛亮治理这片地区留下的遗址,传承着诸葛亮教当地少数民族立柱悬空建房以防瘴气与湿气等美好传说,这些神话与传说折射着我国各民族间的相通相融。1934年,佤族等民族在班班抗英,抗日战争时期傣族等民族用弩弓、长刀、土铳抗日,都表明了各民族一致御外、保家卫国的神圣家国情怀。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 让诗意扎根于现实的土壤

——评彝族作家黄玲小说集《玫瑰芬芳》

□刘永松(白族)

彝族作家黄玲新近出版的《玫瑰芬芳》是一部既有女性特色,也饱含浓郁诗意的中篇小说集。书名运用“玫瑰”“芬芳”象征着美丽、优雅和爱,表达作家对女性的关怀。读完整本书,会发现作家笔下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进而理解作品中表达的大自然之爱、生活之爱、生命之爱。作家开篇用《玫瑰花开》里的“普玫瑰”呼应书名,一个背着行囊从山村逃出来的彝族女孩,因交不起学费而一天打好几份工,但面对金钱的诱惑却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最终绽放舞台并夺得“民族金花奖”,同时收获美好爱情。黄玲通过普玫瑰这个人物,展现了个人自爱自立、善良美丽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这也是作家对知识女性的价值定位和美好期许。

《玫瑰花开》和《妖精女生》属于成长小说。《玫瑰花开》关注的是介于少年和成人间

的女大学生,而《妖精女生》则关注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女,她们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纯洁而美丽。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这群少女身体和心灵的变化以及对成人世界的惊奇和渴盼,描写了她们在通往成人世界的探索,也书写了她们在友情、亲情、爱情和理想上的探索。我们似乎能看见她们的嬉笑怒骂和成长的泪水,同时也能从她们身上窥见少女时的自己。

《芙蓉花开》和《牛翠花进城》属于中年女性题材小说,前者关注生活在城市的中年女性,后者关注中年农村妇女,两篇小说概括了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中年女性,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芙蓉花开》中的白芙蓉,在小院芙蓉花开季节出生。每一个孩童都像白纸一样纯洁,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白芙蓉虽带着诗意出生,却饱受人间艰辛,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痛失爱子后和

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历尽人间沧桑,依然保持个性,不迎合世俗,经过岁月的磨砺后,仍然能保持一颗纯真、善良之心。《牛翠花进城》中的牛翠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农村中年妇女形象。作家让她从“陌生化”的城市回到农村,明白自己不识字,在高度文明的城市社会生存艰难,选择回农村体现了她在倔强之余也会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这种既有女性意识,又不盲从的农村中年女性值得尊敬。

小说集的最后两组是幻想小说,《香水百合的梦》《香樟树的女儿》可以当作童话故事读,充满了童真、童趣和深情,动植物都可以变成人,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真挚情感。这组幻想小说用丰富的想象力和精美的语言,深情地抒发了作家对大自然、对生命的爱。小说中有着很多诗意的描写,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画卷,在品味童话故事的同时让人领略诗歌中美丽、阔大的意境。更难能可贵的

是,黄玲在进行诗意书写的时候,也会展开带有哲理性的思考,让小说具有更深的意蕴,同时也能引发读者思考。她努力让诗意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使作品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中文系教师,本文系国家社科课题《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从口头传统向书面创作转型研究》(23BZ184)的阶段性成果】



《玫瑰芬芳》,黄玲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

从烟波浩渺的江南到首都北京,从未名湖畔的北大才女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高级编辑,杨鸥伏案于桌前,行走于山河之间,多年来辛勤工作,以一双慧眼观察生活、记录人生、剖析文章,写下了一篇篇散文随笔,而今汇集成册,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向往远方》正表达了她的心迹。

我与杨鸥有过多次同行,去到一些地方采风或参会,后来发现,无论是车马劳顿的旅途之上,还是众声喧哗的人群之中,她总是格外的安静。安静地聆听,安静地站立或坐着,即使开口讲话,也是语速不紧不慢,一脸沉静。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同去到贵州铜仁一个偏僻的山区,乌江峡谷里多日未雨,闷热难当,同行者一个个大汗淋漓,连声叫热,唯独杨鸥风平浪静,泰然自若。大家都未曾留意,但敏锐的蒋子龙先生却在人们七嘴八舌之时,突然将目光转向不远不近坐在一旁的杨鸥,说了句:“杨鸥有一股静气。”

我听来心里一震。伴随着那次活动留下的印象,这记忆之让人难忘的记忆之一,日后不觉时常会想起,思忖杨鸥这人,也思忖她身上这股子静气。静气是一种难得的气质和修养,最早可见于《大学》中的表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说,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而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清代翁同龢也曾做过一副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他说能够每次遇到大事的时候处之镇静,也就一定会有像古代贤者一样的人。静气暗含定力和自信,是具有底气的沉着、了然于胸的淡定,也有包容豁达的气度。相对“静气”,则可能是浮躁、喧嚣,也可能是不切实际、不着边际,还可能是傲娇、花哨。在这个万花筒似的不停变幻的年代里,这些平常人谁免不了多少会上沾有的毛病,在杨鸥那里却似乎是淡然又坚定地阻绝了。每次与杨鸥相逢,都会发现,许多事物都在变化,而杨鸥这人的性情却依然如初,似再多的诱惑也并无浸染。

相逢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但文墨之间的交往却很多,这些年里,她会跟我约稿,而我每每写出稍有些得意的文章,也会首先想到杨鸥,寄给她总是最为靠谱,最让人放心的。她会很快回复,告诉处理的意见,最后还会亲笔写上信封,将刊发作品的报纸及时寄来。不是一次,是一次次,许多次,而她这样对待的作者,显然也不只是我一个,而是一个个,许多个。

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毫无疑问,杨鸥是资深敬业的好编辑,但实际上,她还是一个文笔优雅的作家,在《向往远方》这本散文集里,可以读到她灵慧的目光所及之处,人与物都有了各自的鲜活。她一身静气,内心却又是灵动和天真的,对世界从儿时到如今都一直怀着热忱的向往,如她所言,“世界好像一本刚打开第一页的书,等着我去翻阅下文。”在她的眼里,生活之树常青,世界常新,面对这本无边际的新书,她一页一页地翻阅过来,总是不断有新的发现。

她会发现红墙碧瓦的建筑内,隐藏的历史和秘密,会发现祈福是北海公园的主题,白塔敦厚的塔身就有福相:“每次去北海公园,总会有新的发现,北海公园是个常去常新的地方。”会发现她的家乡温州,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人和事:“温州人就像石缝里长出的植物,只要有一点点养分,就能落地生根,就能蓬勃生长。有的甚至能长成一棵树,长成一排树林。”她的发现又是顺着她的人生轨迹,一步步走来的,就像在对知心朋友聊天似的,杨鸥真诚地用文字叙述着她所看到的、发现的点点滴滴。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被她的目光所牵引,也会同时发现就在那些看似琐碎的、跳跃的人生片段里,秋去冬来的一瞥而过的景物里,流动着温情和哲思。

她有所思才有所记录,她的写作不在刻意雕琢,更不为功利所趋,而在于她的本真和所受到的良好熏陶。“在北大,感觉自己就像一株自由生长的植物,随着自己的本性生长。北大好像我的另一个故乡,面对它有无尽的感慨。”她在无数次向往雪山、大海的感怀中流露心迹,沉静、安详、辽阔,平平展展地延伸开去,“一直到天的尽头,一直到混沌初开,大约就是那般空旷的模样,褪去了尘世间的喧嚣和炫目的色彩,风平浪静,洗尽铅华。”这样的情景正是杨鸥崇尚的美的意境,是对大自然的描摹,也是自我的畅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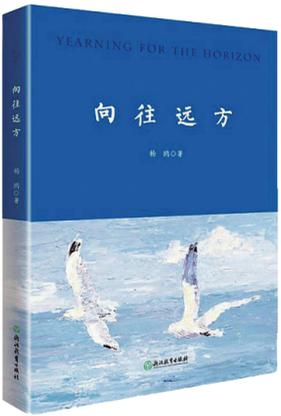
这部散文集里有她感受体悟的多种“人生况味”,也有行走大地倾心贴近的“江山多娇”,有对民族节庆的一些随感,还有随缘而目睹的“名家风采”,内容丰富且并不显杂沓,是因为有一种真挚的情感贯穿其中,这或许正是文中之魂。散文和诗歌一样,都可谓中国最古老的文体,随着时代的演进,散文的写法也呈现出千姿百态,但最要紧的仍然是少不了真情实感,再多的技艺也必须要有赖于此。否则,再炫目的文字其实也是空泛无力的。作为一个优秀的编辑,杨鸥对文字的把控准确严谨,而转化为自己的书写时,又兼容了更多的才华,显得从容不迫,得心应手。

“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飞翔,像轻盈的画笔在海平面上作画,阳光照耀在海面上,每一滴水仿佛都在向着阳光微笑。”杨鸥以她如此优美的想象,透出她驾驭心灵和文字的趋势是清静宁静的,也是空灵自由的,更是富于思想的。这部散文集的最后两篇是她对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教授的采访,文中可见杨鸥对这位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而又淡泊名利、老教授的深深崇敬,并写到他先生在他的随笔集《苇草集》的扉页上所引用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是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也正是杨鸥的文中之意。静中有真味。捧读杨鸥的散文,通达她宁静致远、真诚向往的心境,得一种修养,可谓神清气爽。(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静中有真味

□叶梅(土家族)



《向往远方》,杨鸥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年8月